

南部新書

說庫

第十一冊

北平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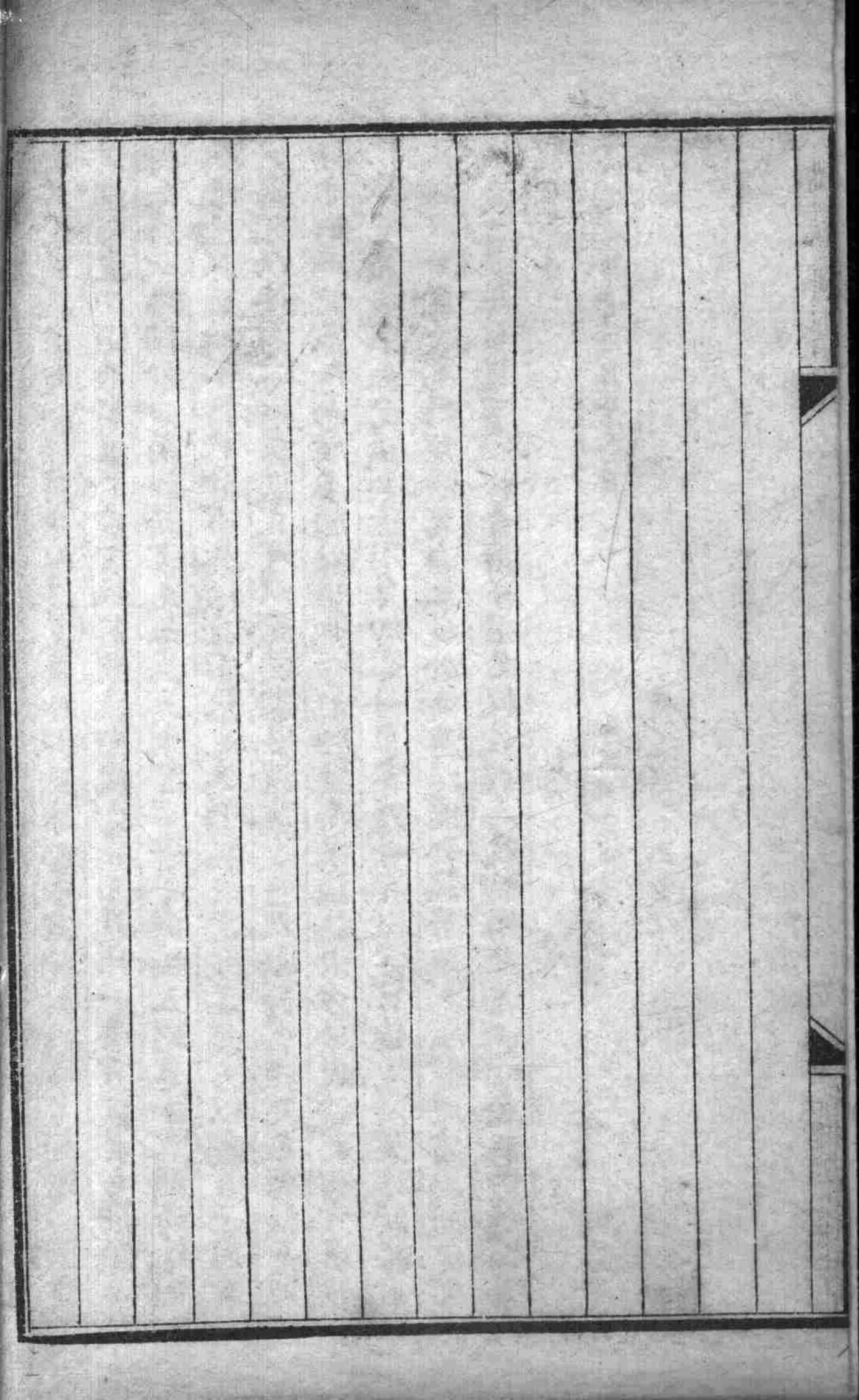
北

平

年十二月

先君尚書在章聖朝祥符中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宰開封民事多間潛心國史博聞強記研深覃精至於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得一善事疏於方冊曠日持久乃成編軸命曰南部新書凡三萬五千言事實十成編五列卷十其間所紀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事無纖巨善惡足為鑒誡者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槩機辯敏悟怪奇迴特亦所以誌難知而廣多聞爾雅為六藝鈐鍵而采謠誌考方語周詩形四方風雅比興多蟲魚草木之類小子不肖叨繼科目嘗踐世宦假字官鑰浚澗事休閑繹家集因以新書次為門類繕寫淨本致於鄉曲以圖刊鏤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於青箱卒用名代敢跂而及聊緝先志云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

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南部新書

宋 錢希白撰

昭文張海鵬訂

甲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以前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叅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至德二年宰相執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諸廳歷皆有筆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歷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昆大歷中為制科第三等勅頭代皇異之詔下。日坐以采輿翠籠。

一作龍

命近臣持

采仗鞭。厚錫繒帛以示殊澤。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為舍人引麻因戲之曰。留取破麻鞭著及袞視事不

決旬果除之。

凌烟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畫像皆北面。閣中有中隔。隔內面北寫功高宰輔。面南寫功高侯王。隔外面寫次第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建天冊萬歲殿。二年三月成。號為通天宮。

項斯始未為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甚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斯明年登上第。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諷聽獻之。聽以總兵不從。即及位太原。擬帥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惟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于之志。詠常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拗項橋。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

而望南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繁。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鑄以貯之。人以為便。至今不改。

始無笏囊。皆操笏於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置笏囊。秘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令餘畫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韓公武為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之東。即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校書侵。

曹礪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朝之曰。礪礪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路幾時休。

李林甫寡薄。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弄麀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為幕席。亦欲遏其邪行。及注敗。皆為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弟彥博為中書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為君一門耳。

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

大有一作彥博

中書省有磐石。初薛道衡為內史侍郎常踞其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
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假珠代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女道士魚元機住咸宜觀。工篇什殺婢。綠翹甚切害。事敗棄市。

崔四八即慎由之子。小名緇郎。天下呼油為麻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以下。輪日載筆於乘輿前。作內起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雕檀軸紫鳳綾表。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百不叙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

一本作侍郎

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

一本重制舍

人有政事。食自此為始。

太和中上自延英殿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今日一場大奇也。嗣復李珣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夷行。即云。是姦邪須斥之於嶺外。教我如何。即是公。

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珣既言是奇才。即不合斥於嶺外。鄭覃夷行既云是姦邪。亦不合致於近密。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於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是張遂為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虞職方郎中李倕俱非善射。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倕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倕曰。倕去垛三十步。盧箭去倕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諸生隱祖來。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尚在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

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為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

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眾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

盧攜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元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貶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為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臂鷹於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於昆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

天子。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盡一巨觥而去。

襄王僭位。永政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拯為內署。拯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拯終為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

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踰此制。

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故趙縱之奴當干論縱陰事。張鑑疏。

論杖殺之。縱即郭令之輩。

建中末姚況有功於國。為太子中舍人。旱蝗之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田神功大歷八年卒於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屏風。襖褥於靈前。並賜十僧齋。以追福。至德以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為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為狂賊點穢。臣實耻稱舊名。矧字。或帶戈時。當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宜城。

韋觀著易蘊。甚有奧旨。觀見素孫。

郭令公始終之道。無缺焉。惟以譖怒判官張譚。奏杖殺之。物議為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碎。皆及敗。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可三四。初守寧陵也。使南霽雲詣賀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不下喉。自嚙一指為食。進明終不應。以至於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出遊獵。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偽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棄市。王璠謂王涯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昭皇趙崇是輕薄。圖頭於鄂州座上。佯不識。駱駝呼為山驢。王遂阻三事之拜。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為三郎生日為煎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尚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

公孫羅為沛王府參軍。撰文選音義十卷。羅唐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為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閻麟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

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古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慄。

大歷中。隴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曰。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為古人。蓋邕負美名。頻被貶斥。剝落在外也。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卒。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母即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大朝會。皆分左右隨繖扇立。入閣亦同之。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榜出曰。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於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常行之。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即空祠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喧聚之聲。怪哉。

太和中程修己以書進。見嘗舉孝廉。故文皇待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宣言於朝曰。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尚須換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上意乃定。呼牝雞之孽汨。移土德過始於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

一生爭得水喫。

張介然。天寶中為尉卿。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合列祭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佇當別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於王縉。縉曰。尹南方孤生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

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貞元中。邕州經畧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為祟而卒。

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於王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都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為禮部賦上。甚惡之。

盧羣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為鄭滑節度。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為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日真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為西涼州牧時。西蕃酋帥烏質勒強盛。元振為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既老久立。歸而遽死。人謂詭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背西坐。其寢以西首。

南部新書

乙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拘守。而邁有此行。時論美之。

裴延齡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魯士是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為諫議大夫。知廣州事。卒。堪為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真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巖待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巖已為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艷卒於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巖之第三子。郎孫也。蟻之子司封員外郎。蛻即巖第三子。郎之子。郎入京為員外郎。分司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科。修行。即四李也。發蝦收巖履道。即憑冰凝也。新昌即於陵也。後涉入相。即修行房也。制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瑤嵩華。俛倣真。邁願次之。